

## 我和安芬互诉了身体上的伤痛

9

丁捷 著  
人民文学出版社 友情推荐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失去身份证明的美院毕业生栾小天,在遥远的雪国亚布力思,被一个名叫安芬的酒吧歌手“收留”了。也许,只有遗失了身份证他们才能忘了自己是谁,找到真正的自己。他和她相爱了,忘记了身份、地域和年龄;他们讲自己的故事给对方听。轻松浪漫的男欢女爱只是表象,愈接近故事的真相,也就愈逼近他们的痛苦与屈辱。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在安芬捕捉了那些闪亮的“爱情光团”后,我们彻底相爱了,不需要任何过渡。她对我讲述了谈厂长和荔枝花的故事。

## 生死之恋

夜色中,安芬说她将不告诉我关于谈默家的那么多细节。“我完全地倾听你,比那个更重要。”“我跟马力的故事,并没有从她被抬进运尸车而结束。”我说,“那不过是一个噩梦的开端。”

马力家的灭门惨案发生的第三天,一辆县城公安局的警车,开进了惊魂未定的小镇。最后车子和人群在我家门口停下来。我正在院子里做暑假作业。停在我家门前的警车上下来几个警察。脸上长满疙瘩的小镇派出所矮个儿警察,大家多年来都叫他疙瘩长官,走在最前面。疙瘩长官径直走到我的桌子边,尖叫起来:“嗨嗨,这孩子,本子上一个字也没有,这半天在卖什么呆啊?”我生硬地扭过头去。这时,另外两个警察走进屋子里喊出了我的母亲。其中一个手上拿着一张纸头。我瞥了一眼,那正是我送给马力的画像呀。

妈妈走出房间,指着那张画:“孩子,这是你画的吗?画的谁啊?”“我的同学马力啊,毕业前,我给所有的同学都画了一张像。马力这是第二张。以前画的她不满意。”

警察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,妈妈一下子如临大敌,哭了起来,说:“你没事不好好学习,画什么无聊的画像啊。”疙瘩长官劝说道:“啊呀大嫂,不要这样激动好不好,没什么大不了的,他跟我们去,配合一下调查,很快就会回来。”妈妈跪在疙瘩面前,哭着央求,不让我去。我上去扶住妈妈,说:“妈妈,我不会有事的。”

就这样,我被带上了警车。大概一个小时的工夫,警车开进了县城,在一栋挂着看守所牌子的破楼前,把我扔下,交给看守所的两个警察。他们把我铐起来,还扒我的短裤。

讲到这里,我浑身颤抖起来。安芬赶紧搂着我,吻着我的额头、嘴唇、脖子和腹部。我渐渐平息下来。

警察带我走是因为死者马力口袋里发现了我的绘画;扒我的短裤,是送给法医检测的,因为马力尸检结果虽然没有受到性侵犯,但她的内裤上沾有精斑。后来证明,那些精斑的确是她的。他们就带人审讯,详细询问当时玉米地里的情形。我把知道的都说了。几天里,我发高烧、昏厥、胃痉挛、四肢经常发冷并抽搐。他们只好把我送到县人民医院住院。住院期间,县公安局局长——一个满脸严肃的胖子来医院看我,向我报告案子已经破了,这件事跟我关系不大。然后又教育我,并对我的父母说:小孩子玩过家家要适度啊,现在的孩子发育快、营养好,从小要让他们树立远大理想,培养文明作风和道德规范啊。

我出院后回到家,全家人一个夏天都沉默不语。有一天,我爸爸从外面喝完酒回来,看到我在饭桌前,在一张纸头上涂涂画画,他突然像疯狗一样撕了我的画纸,揪着我的头发,把我摔在地上,咆哮着说:你竟然还敢画画,你他妈的竟然还敢画画,你吃的苦还少吗?你他妈的还不够丢老子的脸吗?你这个不学好的畜生。他解下自己的皮带,往死里抽打我。我一声不吭,坐在地上迎接皮带的挥舞。直到我妈妈冲进来,把我拉起来时,发现我的下身全潮湿了。我犯病了,小便失控,浑身颤栗,四肢麻木。从此,我的这些毛病就一直纠缠在我的心里,我的身体里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的另一个毛病变得特别严重,就是滑稽。“每次都是没有什么征兆,随时发生,冰凉冰凉的,流过之后浑身就虚脱了。真正的我已经死了,我从此活在一个躯壳

里。”

“你不是一个躯壳,你很好的,我从今夜握到了你的灵魂。”安芬站起来,把我的头放在她的大腿上。

我大学时的女朋友蓬蓬曾经不止一次地在我面前袒露她的身体。每次我都说:宝贝睡吧,我困了。在黑暗中,我竟然感到马力冰冷的尸体就贴在我的后背上。蓬蓬眼泪汪汪地瞪着我。“你不爱我吗?”她反复这样问。我摇摇头。“你真的爱我吗?”我毅然点点头。后来她终于离开我了,成了一家上市公司总裁的情人。

安芬又一次成功拦截住我的思绪。她说:“不想那么多了。可能你就是为了等我,才从沉睡中醒来的。说不定,我就是马力,你青春伤痛中的马力,我在那里回来,把你救出来。”

日光下,我注视着安芬的身体。我发现她总是用右手护住她左边的乳房。我有些不解,安芬抬起目光制止我发话。“这里是我不想让你看到的地方。还要等等,你才可以看。”她解释道,“我要确信哪天,我会有勇气平静地把这里的故事讲出来。”“好的。一切顺其自然,等你愿意。”

在安芬穿衣服的空当,我找来一块石头,雕琢了一个叫《安芬的怀抱》的作品。安芬接过石头,看了看,示意我把刀交给她。她接过刀,用刀尖将画作中左边的半个乳头铲掉,露出半截白色的伤口。“为什么啊?”我惊讶地看着她。她冲我笑了一下,说:“因为我就是这样的,这是刚才我捂住身体,不让你看到那一点的原因。它是我的记忆书,过于深切,所以要留在身体的显著部位。”

于是,她就接着夜里的故事,讲述起来。随着谈海龙和荔枝花一起出差的次数增多,我与谈默母子相处得越来越熟悉。荔枝花很满意,谈

默的爸爸也很满意。他说:“丫头,长大了就嫁到我们家来。”

然而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们现在的这种状况。谈默考上大学那一年,谈厂长在饭店摆了几桌,大家庆祝,喝得天昏地暗。我坐在荔枝花和谈默之间的位置上。谈默总是趁着别人闹酒不留意的当儿,挟菜给我吃。突然我感到一股热流出现在身子下面。我一惊,第一反应就是谁把热汤泼到我座位上了吧,就赶紧站起来,向身下看。这一看不要紧,一看完全吓傻了。我“哇”的一声叫出声来。我的座位上,那张包着淡米色布面的椅子面上,有一摊鲜血。我的裤子也是湿漉漉的,红了一大片。

荔枝花和谈默同时转头看见了。荔枝花一把拽住我,把我往椅子上一按,使我重新坐到湿漉漉里,示意我不动声色。

晚饭后,大家都散得差不多后,荔枝花就谈默说:“谈默,你妹妹来红了,你把汗衫脱下来让你妹妹缠在腰间,遮一遮吧。”谈默赶紧脱汗衫,他爸爸突然板着脸,一把扯住他的汗衫下摆:“荔枝花,你不能这样护你女儿,脏我儿子的汗衫,就不怕孩子倒霉?孩子刚考上大学,到南方上大学我正揪心呢,你咋想起来这么一个烂主意?”荔枝花嬉皮笑脸:“没有这个讲究的,何况安芬还是谈默的媳妇呢。”

“你别不知天高地厚,扯那么远干什么,干什么。”谈厂长一边拽着谈默的衣服,一边把谈默往谈默妈妈身边推。谈默妈妈一把接过谈默,骂了一句老小都不要脸,拉着儿子就走了。厂长瞪了荔枝花一眼,也跟在后婆和孩子后面走了。

晚上回家,荔枝花给了我一巴掌:“早不来晚不来,弄到人家酒席上来,害我受气!”

## 自命清高的“胖孔”曾投奔“培训帝”

8

## 热点关注

十三叔 著  
厦门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商业大佬、上流社会……你也许听过但肯定没听透彻的段子!怎样从蹬着三轮车卖键盘的小贩升级为电商圈的大佬?怎样就着咖啡吃大蒜并在上流场所泰然处之?怎样不要流氓、不偷税漏税并在没有关系的背景下赚到真金白银?怎样从30万美元做到30亿美元,然后赔掉5个亿,身陷囹圄,然后再重装上阵,卷土重来……十三叔为你描绘生意场的清明上河图!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在北京城里,来自北大的一个英语教师,本来也想着出国,怎奈死活拿不出那笔钱,只好拿起了糨糊桶,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英语培训班广告刷起来了。想着攒够钱一定出国,没想到就这样刷了几年工夫,噢,他发了。

“胖孔”上学的时候,经常和老师发生冲突,还坚持说实话,比如他在小学作文里写“五星红旗耷拉在校园上空”而不是“高高飘扬着”,老师令其改正,他严词拒绝。与死板僵化的教育体制经常“干仗”又不愿妥协的“胖孔”就这样读到高中,死活呆不下去了,就来一个大撒把,不陪你们这些“笨蛋”玩了,退学。

谁又能料到,他最恨那些口是心非的老师,但想不到自己到头来也成了一名英语老师。不过此老师非彼老师。老师变法,大概以此人为滥觞。

退学后,他在东北老家吉林延边市辖区下的一个小镇“讨生活”:卖过羊肉串、中药材、电脑配件等东西,还去韩国做了一年电焊工,挣了大概10万元人民币。

回国了,他姐姐说,老在小地方呆着不成,出来见见世面。于是,23岁的“胖孔”来到天津,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营生。他又自命清高,想做些不那么“俗套”的工作,宁缺毋滥。结果,一直赋闲在家。在生活上,他没有什么迫切的压力,更何况,家境也不错,还是个“官二代”——其父是老家的

一位政府官员。在天津晃荡了五六年,曾经一直幻想靠写作谋生的他没写什么东西,却读了许多书,大多是社科、思想类的,开始尝试着“理性看待世界”。转眼间,30岁“大限”将至,他感到坐立不安。以前看惯了文艺书籍,看不起积极谋生的劳苦大众,觉得后悔不迭。他不想成为“没有思想”浑浑噩噩挣扎的一员,但明白“实干”意味着认真对待世界。

他开始学英语,目标是移民加拿大。

你看,“胖孔”当年也是身处出国热潮中的一员,受到之前在韩国挣钱的影响,大概认为去欧美能挣更多的钱吧。反正自从接触英语之后,他不经意间踏入了英语培训圈

子。

听说北京的“培训帝”搞的英语培训很不错,他来到北京,买了这家学校的教材,报了班。上了几次课,他心想,“我也能教。”

2000年,他打定主意,狠学一年英语,然后去“培训帝”那儿当英语老师。

等会儿,这“胖孔”不是自命清高吗?为啥此时愿意委身当一名教师呢?因为当时的新××英语老师年薪能达到百万人民币,着实不菲。经过一年的苦练之后,他给“培训帝”写了一封“充满智慧”的求职信,获得了试讲的机会。前后讲了三次,留下来了。大概,考了三次大学的“培训帝”老师也知道“事不过三”的道理。

2000年前后,国内大多数学校的老师,无论体制内外,收入水平只能说一般一般,倒数第三。“胖孔”在倏忽间,成了一名年入百万的商业培训机构的“高薪老师”了。

这些高薪老师也是一个圈子,朋友串朋友,又都是好玩有趣的人,就结识了更多好玩有趣的朋友。

“胖孔”后来离开新××,自己办网站,开英语培训学校,凭借的就是这个圈子里的各路仙人级的朋友。而且最喜欢的聚会形式,正是每个圈子所通用的——喝酒、吃饭、说段子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讲,“聚会的主要形式就是围着一张圆桌子吃饭喝酒……聊的话题很杂,涉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,有时候连动物社会都不放过……”

然而,有了点积蓄的“胖孔”,开办的网站并不盈利,因为这种网站“五六年内不赚钱光赚吆喝是很正常的”。闻听此言,“胖孔”有点“发毛”,好在原来开办的网站让他认识了一大堆朋友,也为他日后做英语培训学校或多或少埋了点伏笔。

网站不赚钱,“胖孔”就想着回归老本行,继续当老师。

刚开始没想自己创业,但和一些民办培训机构的老板接触后,遂决定自己办一家培训机构。

要创业,首先要有资金。“胖孔”自己有点积蓄,拿来创业就捉襟见肘了。愁眉不展之际,一个老朋友给了他几十万启动资金。他自己在酒局上说,这个朋友是几十年都未见面的儿时玩伴,人家后来去了非洲,开面包店发家了,来京,与他偶遇,一听说需要启动资金,二话没说转了几百万过来。

“胖孔”说,人家信得过自己是有原因的,他从小到大都是一个“拼诚信不输给任何人”的家伙。不排除他是吹牛,不过接下来的执行工作,证明“胖孔”并非妄言。他心想,如果办一个学校,师资力量、办学水平和新××早期一样,注意,是新××、早期,呵呵,再加上“胖孔”在互联网上“兴风作浪”的号召力,不愁不盈利。

他在教师中是个另类,做生意也是个“另类”——“想把很多企业只是用来喊喊的口号‘专业的服务、良心的品质’变成现实。我相信对教育培训这种传统行业,有这句话就足够了。”

多坦然,多明白,多崇高。在满大街的生意人大多蝇营狗苟之际,“胖孔”的这种真诚之举,按照他的说法就是“刻意为之”,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别人的“自小”让他显得“自大”,另一方面这种“自大”也在客观上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商业策略。

新学校的老师,大部分是原来的新××旧交情,和新××不同的地方在于,“胖孔”作为老板,除了给大家和“培训帝”那儿一样高的薪酬,还给他们股份,将来一旦资本套现,每个老师都能一夜变成富翁。

自称“小心眼老愤青”的“胖孔”在各种饭局中,透露了些许桥段,证明牛人如他,也是在圈子里摸爬滚打、和圈子作斗争、与圈子共荣辱的

这么一位“异教徒”。

比如他在创业三年、企业终于实现100万元盈利的时候,想起了老前辈们跟他说的:“你现在也是老板,可以体谅某些流氓手段了吧?”言下之意,要做培训、做老板,就不得不采用某些“流氓手段”如欺詐、吹牛等,“胖孔”当时不宜正面回应,而是讲了一个段子一笑而过,实际上心里却在说:“不,绝不,不原谅,不体谅。”

这是他和这个圈子格格不入的地方。他希望用正规的手段做一流的培训机构,甚至成为一家输出价值观的最牛培训机构。而他的左膀右臂无一不是这种商业理念的拥趸,最重要的拥趸是那些被他的价值观感染的年轻学员,正如他打出的海报所言:“有思想的年轻人在哪里都不合群,直到他们来到了这里……”

学员们慕名前来,或者稀里糊涂地前来听课,会忽然发现这家培训机构的秘密武器:为期数月的寒假班,平均每隔两天就有一场演讲,内容五花八门;主讲者来自科教文卫各个行业,比如法学教授贺卫方、央视主持人柴静、社科院世界经济所研究员何帆、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晓燕、政治经济评论员李子咏等人。

要知道这些人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力那是相当了得,而且普遍认同“自由、平等、独立思考”等价值观,与“胖孔”都是圈子里的朋友。

哦,对了,他的培训学校,在工商局注册的名字就叫做“胖孔和他的朋友们教育科技(北京)有限公司”。朋友捧场,圈子里插科打诨,“胖孔”的机构赚到的不仅仅是金钱。

在十三叔看来,也许在不久的将来,这位理想主义的胖子,会成为真正改变中国企业运营理念的第一人。